常變通攷 十

喪禮

常變通攷卷之十九

喪禮十三

小祥

朞而小祥 本註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士虞記朞而小祥註小祥祭名祥吉也練而後遷廟疏十三月小祥故云朞而小祥練而後遷廟者按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引之者證練乃遷廟祔遷于寢若然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小記朞而祭禮也朞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註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亾至朞則宜祭朞天道一變哀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疏祭自爲存念見親不爲除喪而設除自爲天道減殺不爲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故云祭不爲除喪也庾氏賀氏並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爲除喪故記者特明之○穀梁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

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註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文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勉齋黃氏曰按張子曰祔者告新死者以將遷此廟也旣告則復主於寢而祖亦未遷至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于其廟今按旣因練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但練雖遷主于廟祭訖復反主於寢○案祔以告遷練而遷廟而皆反主於寢以俟喪畢祫祭而入廟節次儘有漸但未知練訖新主復寢之後祖廟之主亦各反其故廟耶不然則未祫祭而遽遷終涉可疑當更詳之○大祥章奉祔主入祠堂條互攷

十一月練

雜記朞之喪十一月而練詳李宗服章父在爲母及爲妻兩條○通典齊王儉曰杖周之喪以十一月而練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壓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是爲十一月以

象前周二朔以放後歲○寒岡曰十一月而練卽練
祭也今俗小祥祭也服色祭物祝文當一依十三月
之祥卽大祥祭也亦皆一依焉徹筵之後神主亦當
祔廟朔望之參自當依禮○問解問父在母喪十一
月而練子則旣練其服而姪孫仍其衰絰何其重者
輕而輕者反重耶答三年之喪特爲父而屈祥禫之
制自與朞迥別詎以練變之節而還有反輕之疑乎
○錦水記聞愚伏曰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後
除小祥大祥皆夫主之不必言爲子而祭也觀此則
初朞再朞皆有祥祭明甚今依雜記練旣行於十一
月則又不當疊行於初朞祥旣行於初朞則又不當

疊行於再朞此不可曉按宋制父在爲母三年故朱
子雖嘗是盧履冰議家禮不著十一月而練十三月
而祥十五月而禫者以不敢違制故也答人之問意
蓋如此鄭先生豈於此偶失契勘耶○問妻喪十一
月之練亦有受葛變制之節否無子則無練變否顧
齋曰雖無子如何不練而受葛

不計閏 通典後漢鄭玄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年數
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
以下數閏也○齊王儉議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
小祥凡壓屈之禮要取象正服今以壓屈而先祥迹
雖數月義實計年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旣同條情

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開元禮凡三年及周

喪不數閏○愚伏曰十一月練是三年喪之練當蒙

以歲計之文○備要父在為母與妻雖十五月而畢

喪然實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者正當朞年之

數也不可謂以月計而算閏也○問解續追後聞訃

者練祥亦不計閏 禫章禫計閏當否條互攷

喪遇閏 春秋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

未楚子昭卒 公羊傳註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葬以閏數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明朞三年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月不得數閏疏卒不書閏者正取朞月故也閏月者前月之餘故得繼前月言之若不在始死之月則不得數之者朞三年皆以年計若通閏數之則不滿朞三年故也

○通典宋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奏太常鄱陽哀王去

年閏三月薨今爲何月祥除博士孫休議哀王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冬亡春忌又乖致感之本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便祥

祥遇閏

通典東晉簡文帝七月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閏宜附正之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且喪疑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大祥宜用閏月晦尚書右丞戴謐議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

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耶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耶閏在喪中略而不計除祥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會稽內史鄭恬云祥忌異月於理旣爲不安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僕射謝安等參詳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詔可

卜日 本註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曲禮凡卜筮日喪事先遠日詳治葬章擇日條○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註臨事去杖敬也疏小祥男子

除首絰惟有要絰杖繩屨小祥前月豫筮占小祥之日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

○書儀十二月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既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辭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祇薦常事于先考某官（此言某封）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辭懷之興復位主人再拜退（或不卜則從初忌日）

問解家禮大小祥用初再忌祭故

十一月練卜日

卜日一節無所施只於禫有卜日之儀而禫者吉祭故先命以上旬之日若夫爲妻小祥用十一月而祭則其祭日卜如禫儀而先命以下旬之日似宜

前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 本註主人率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率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書儀主人主婦縱不能親爲亦須監視務極精潔 他皆如卒哭之禮○通典宋崔凱云小祥祭則櫛稍自飾○開元禮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鬋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

前一日夕上食設奠之非 問大小祥前一日夕上食世俗例設殷奠家禮無據何以爲之寒岡曰家禮無有不敢曰可

陳練服 本註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檀弓練練衣黃裏縓七絹反緣註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疏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

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
衣裏也縓謂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
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
纁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爾雅一
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 ○問傳朞而小祥練
類也華者在外故云明外除
冠縓緣 疏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 ○服
問三年之喪既練矣則服其功衰 註爲父既練衰七升服其功衰服麤
衰疏功衰謂服父之練之功衰也爲父既練衰七升者問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
既練衰七升也○雜記疏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尙功衰而祔註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
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疏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案爲母齊衰既葬已受以大功之衰而既練
又云受以大功之衰者其葬以大功七升布爲衰受冠八升既練以其冠爲受則受衰八升若父在爲母
其葬以大功八升布爲衰受冠九升既練以其冠爲受則又受衰九升是爲降於既葬而其爲大功之衰
則同也蓋降大功七升正大功八升義大功九升故曰升數與大功同○爲妻十一月之練變服與父在

爲母同○崔氏變除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如父在爲母與父沒爲母同○圖式按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丘儀冠用稍麤熟麻

布爲之其服制則亦如大功衰服不用負版適衰腰經用葛爲之麻屨用麻繩爲之杖如故○退溪曰古人自初喪以至虞卒哭練祥禫皆有受服遞加升數漸殺以至于闋小祥一朞之周爲一大變殺之節故於首去絰而別以加一升練布爲冠於身去負版辟領別以加一升布爲衰又別以加一升練布爲中衣以承衰以其練冠練中衣故謂之練耳非謂並練衰也惟其衰不練故檀弓註云正服不可變耳非謂仍衰不別製也此周極文時喪制如此古今文質因時損益有難以盡從古制故溫公書儀無受服與練服但以去首絰等爲之節斯爲太儉朱子家禮因書儀

雖亦無別製衰服其益之以練服爲冠之文正是顧
名反古因時酌中之制○西厓曰從家禮但用練冠
而衰則仍舊固無不可但初喪之服著到一年汗壞
穿裂不可收拾而其朝夕奠拜之間亦不嚴潔故不
得已欲改之○困齋曰禮云練而功衰功衰者鍛鍊
大功之布以爲衣此則練衰之明文也我國之布皆
灰治其縷而成布雖勿鍛可也但小祥受服則須用
冠八升衰裳七升乃合於哀漸殺之義惟貧窮無可
辨則從俗非得已也○愚伏曰以事勢度之初喪之
衰著過一年已盡穿破更不可著且卒哭亦有受服
則練祭大節必不當獨仍舊服竊恐家禮註或非晩

年定論也西厓先生亦有別製練衰服之說○備要
依圖式練冠與中衣而衰裳以大功七升之布改製
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
相合矣若橫渠用練之說圖式引之而不以爲非家
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練布則雖並練衰裳亦
不爲無據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若不能改備者仍
舊亦可○眉叟曰喪服註曰大功布者煅煉之功麤
沽之服間傳之文雖不言練言功衰則麤沽可知
婦人練服亦無可疑○南溪曰喪服大功章註曰大
功布者其煅治之功麤沽之疏曰欲煅治可以加灰
矣但麤沽而已以此推之加灰而煅治之者非練之

類而何哉此家禮所以以稍麤熟布爲大功之服但大功則鄭氏既以麤沽爲節而練則丘氏直以漚熟爲文不無所異然當於正服及冠中衣之間各用本義而處之俾有精粗美惡之别則亦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合矣

練布爲冠 本註男子以練服爲冠 輯覽按喪服疏既練練布爲冠以此觀之練服之服恐當作布五禮儀引此亦作布 ○喪服四制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雜記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詳見成服章冠條 ○退溪曰既以練爲冠武纓自當以漚麻爲之頭巾亦當用練不可獨仍生布也○備要冠如初喪之制但用稍麤練布爲之

葛要

檀弓練葛要經疏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葛也○備要按儀禮卒哭經帶變麻受之以葛家禮卒哭無變麻之節小祥亦無變帶之文丘氏用古禮小祥要經以葛爲之○問解丘氏以葛爲經正合古禮經初不言熟則疑用麤皮○問解續練後換葛似當治而用之○尤庵曰練帶若不用麤而用其去外皮者則潔白光鮮不宜於葬服其用麤之說恐不可易矣○問練服之經欲用熟麻南溪曰熟麻家禮既無所著只備要小註有或用之文而牛溪亦云熟麻非禮葛皮精粗之辨其本質既輕於麻則雖略帶麤不妨但似加漚練者爲得○問今俗勿論初喪與練時皆用兩股之

制欲斷用葛經三重四股之制而恐駭俗曰儀節備要皆有其文駭俗恐非所恤也○先師曰經帶之變麻而爲葛變兩股而爲三重是向吉加飾之義案喪服殤小功澡麻帶經疏曰以其[illegible]輕竟也正服小功疏曰成人小功輕於殤小功故澡經同則大功以上不澡可知觀大功不澡則斬衰既練之葛經不澡又可知也雖不澡治而變大爲小以寓向吉之義恐不必以用麤爲疑也○卒哭章卒哭受服條參攷

絞帶 西厓曰儀禮經傳卒哭受服圖以爲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練受服圖云絞帶未詳者是論其受布之後至練時更有何節云爾今既虞後無變至練乃行則絞帶依此用布似合禮意○備要按圖式斬衰絞帶虞後變麻服布七升布爲之今無

虞變練時要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問衰服絞帶條疏云云按衰服首經要經絞帶皆以苴麻一體爲之則除麻服葛之時兩經變葛仍存兩經之體絞帶變布不存絞帶之體此皆賈氏之見本非經記之言也且公士之衆臣斬衰布帶者壓於天子諸侯故也至於子之爲父自是極服衆臣之壓降其可爲證耶況斬齊之絞布兩帶自有分限其義甚嚴若以布帶換絞帶則重斬之中兼雜齊衰之意揆以周公制禮得不違悖耶備要服布之說雖錄於小祥家禮小祥陳練服條更無絞帶變布之言則絞帶之不用布即朱子之意也明齋曰部意用麻用布實爲斬齊之

大分且家禮無變布之文故曾於遭喪時從家禮不變而亦不能無疑今承所示說出分明極可幸也但用布雖本於賈氏而勉齋既取之儀要又著之曾不致疑於其間何也世人已多行之變之亦難○密菴曰布帶同中衣用練布爲是案帶緣各視其冠冠既練則帶亦當練可知○先師曰喪服自斬至緦遞次相減故其變而之言也亦視而爲等差斬衰之衰絰冠屨卒哭而視齊衰既練而視大功其殺皆有漸矣而絞帶一節特然用葛欲自別於齊衰以下則無或近於斑駁乎且檀弓婦人不葛帶疏謂齊斬婦人也婦人不變所重至朞除之若朞而並除絞帶則是自朞以後要無所束也

抑除絰而仍麻絞乎則又太無變殺而反重於男子之爲之也疏家以齊衰以下用布爲證固合於漸殺之義以公士衆臣之用於成服而爲卒哭之受亦不害其爲致隆也

去首絰 問傳男子除乎首 註除先重也

去負版辟領衰 家語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旣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通典宋崔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衰裳無負版及心前衰辟領○張子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

亟忘於內也圖式據橫渠說謂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此與先儒異當攷○楊氏曰按喪服記載衰負版辟領之制甚詳但不言何時而除書儀云既練男子去負版辟領衰故家禮據書儀小祥去負版辟領衰○集禮朞而小祥祥者吉也喪至此稍稍自飾故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問解問練而去衰負版辟領不見於儀禮禮記通解答朱子因溫公書儀斟酌參定是後賢因時損益之制也若從古禮不去衰負版辟領未爲不可矣但已經溫公朱子之訂定遵而行之亦可也○眉叟曰按橫渠說負版辟領雖除當心之衰猶在摧割之心不欲遽忘於內書儀既練負版辟領衰並

去之不知何所據

小祥斬衰緝不緝之辨 通典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衰易旣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衰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服相易奪正以升數輕重不係衰之齊斬休寧又云三年之喪苴杖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魏顗又云雖言餘皆易不言減斬徐邈曰凡喪服雜變備載經記而變斬以緝都無明證此服之大節豈記者所遺蓋本無其制也禮稱斬衰三年此不易之文也

屨 檀弓練繩屨無絇 疏繩屨謂父喪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周禮天官疏斬衰旣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案母喪齊衰亦包在其中 ○問依古

禮於朞受以繩屨如何退溪曰繩屨合於漸殺之義

婦人總服 本註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喪服布總

箭笄髽衰三年圖式受衰七升○丘儀婦人亦用稍麤熟麻布庶幾練之名○詳卒哭章受服條○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詳同上○間傳婦人除乎帶婦人何爲除乎帶也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註小祥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少儀婦人葛經間傳註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詳同上○備要練時絞帶當用布婦人同○問檀弓曰婦人不葛帶少儀曰婦人葛經而麻帶據此婦人只首經變葛而要經不變至朞直除者卽禮意也蓋丈夫經皆變葛而絞亦在腰之帶當在一體同變之中則變麻以布猶之可也至於婦人則要經旣不變絞

帶亦以在腰之帶當在一體不變之中則變麻以布未知何據圖式婦人卒哭受服條備要小祥婦人服制條似當仍存絞帶而乃以婦人同書皆與禮經有違如何明齋曰婦人腰經有除無變旣有檀弓少儀之明文則絞帶亦從而不變固也所考證似是而圖式備要之相襲何耶未敢知耳案婦人虞後要經不變則謂絞帶亦從而不變者亦有意義而至小祥除經之後仍存絞帶則絞帶無變反重於經之可除矣若一體並除則又有有衣無束之嫌備要用布之文恐未爲不可也○同春曰用長裙之制則依家禮截之用古衰則恐無截去之禮成服章婦人喪服制度條卒哭章卒哭受服條參攷

爲本生父母降服

退溪曰爲人後爲本親降服

者朝夕祭用玉色團領或以爲未安欲著白衣圭庵說

然旣曰心喪則玉色衣無乃可乎○南溪曰遭本生

父母喪似當爲布網巾蔽陽子之屬以示降殺之意

至於小祥當以白布直領騣網巾黑布飾黃草笠或黑

布笠爲心喪之服不可以布網巾白平笠而行之○

九思堂曰白布固爲未當騣網雖是世俗通行之制

而亦不若黲布與緇笠相稱禫章心喪服色條互攷

厥明行事 夙興設蔬果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本

註皆如卒哭但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朞親各服其服

而入若已除服者來預祭亦釋去華盛之服皆哭盡

哀止○開元禮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

乃就次易服復入哭 開元禮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要絰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哭位

應服朞者改吉服 本註應服朞者改吉服然猶盡其月不服金珠錦繡紅紫惟為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開元禮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屨婦人素服吉屨○問解問服朞者小祥除服後即著吉服耶答祭後易素服如忌日服色待後日始吉服可也

父未除喪子不純吉 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

註父有喪服子不純吉也疏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雜記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註不與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問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朞年食居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善何如愚伏曰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於人一等者可謂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黑色似爲得中如何

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 本註皆如卒哭

祝式 本註祝版同前但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案士虞記自祔祭祝已有此八字家禮始於小祥用

之以至禫祭而備要祝式註曰小祥則夜處下有此八字或錯認以爲只用於小祥則誤矣哀慕

不寧敢用潔牲柔毛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饗○士

虞記小祥薦此常事註言常者朞而祭禮也古文常爲祥○勉齋黃氏曰卒哭章祭稱孝子孝孫此條通用○書儀問元禮小祥祝文猶稱孤哀子

按士虞禮祔祭已稱孝子故今從之○問解續問先

妣練祭家親係官遠道祝辭何以則可乎家親亦必

有變除之節只設虛位乎備祭奠而行之乎答夫則

設虛位而祭之几筵之祝則曰使子某敢告云云可

也○密庵曰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釋之

者曰祭者卒哭以後之祭也喪謂虞以前之祭故士

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祔練祥禫通用云云以此

推之自卒哭以後稱哀猶非禮意況練祥禫乎

祖喪中父死代服者題 問改題祖父母神主當在父喪畢後而祥祭祝辭則以嫡孫名書之耶南溪曰既不可以亡者爲祝則雖未及改題恐當以嫡孫爲主備要合祭未改題而先稱孝孫已有其文矣

練祭不旅酬 曾子問孔子曰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註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備吉疏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不備故也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形體尚在故未忍立尸不舉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賓不舉也

攝主練祥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

之再祭註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疏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故大功者爲之練祥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問無子而有兄弟姪𡢃則祝文宜書何名夙興夜處小心畏忌等語當何云云退溪曰其中必有主其喪者當書其名祝辭則量宜改之

題主章攝主祝式條參考

妻喪練祥其子主之

雜記妻之喪練祥皆使其子主之

詳初終章主喪者條

葬後[illegible]追行練祭

通典問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爲速此與久喪異耶後月練於情允否宋庾蔚之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

月祥理取後月也○開元禮周而葬者以葬之後月小祥○問解續問有父在母喪者正月遭喪十二月始窆事十一月練祭之節已蹉過矣今當遵小記及曾子問次月行練次月行祥之節行練於正月似當而初忌適在月內仍用是日未知如何正月既行練則又次月當行祥事而適値閏月又何以行之耶鄭氏曰以年數者不計閏以月數者計閏據此則周次月之禮者實是以月數則似當計閏而母喪雖降元是杖朞其間月數進退不過零瑣曲折而不計閏爲大節目如何若不計閏而行祥於二月則禫祭又間一月行之於四月耶自喪至三月實是十五月應爲

行禫之月當行禫於三月耶答以年數者不計閏者其意蓋不欲遷兩朞之月也今之追祭者旣後於兩祥之期則似當只計月數但本以不計閏之喪而到此欲從數月之制無乃未安乎初朞本大祥之日也似不宜相混到正月擇日行練初朞行大祥祭未知如何小記曾子問之說則是兩祥皆過之謂也似不必拘於此而廢當祥之期也一月內行兩祥如以爲苟簡則擇吉行練於正月而初忌則只行祭到二月行大祥祥雖退行禫則當行於應禫之月案練祥異月以象二年一月兩祥恐爲未安從乙說似好

○大祥章三年而後葬練祥條參攷

三年後葬練祥 見大祥章

十一月之練退行

南溪曰夫爲妻杖朞有祥有禫實具三年之體非如旁親伯叔兄弟之服必除於初朞之日也雖引月而行祭無不可者○密庵答李仲舒曰尊嫂練期當初奔迸之際旣不得移殯卽今癘氣滿室乾淨無期則練祥二祭自是三年內大節目紙牓行事誠所未安如不得已則嘗聞禮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註再祭謂練祥也葬後明月而練又明月而祥無禫云云蓋過時不禫故也令兄家若於本月或來月還殯則六月練七月祥可以次擧行如其不然還殯或在六七月後且從還殯之日是月練後月祥如或已過禫月則當

無禫爲是○顧齋曰妻喪當練之月有故不得行事
不害其退行於次月

父在爲妻練之疑 問小記註父在則嫡子爲妻不杖
不杖則無練祥歟愚伏曰練祥二祭喪禮之大節卽
禮所謂必再祭者何可以不杖而廢之耶○南溪曰
禮雖有父在則嫡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之文至
於十一月而練則恐不可因此盡廢之○具濟伯問
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嫡子父在爲妻不杖
不杖則不禫蓋爲妻杖練祥禫者實具三年之體也
不杖不禫者是壓屈而不成爲三年也旣不成爲三
年則練祭一事亦當依杖禫之例有不得伸者而今

此註說獨不及於練祀之當否何也此或出於言輕以見重之義歟若不杖不禫而只行練祀則是上不及於三年下不得爲朞年未知如何曰練祭之說以濟伯身上言之似不當行矣然賢胤已成人自行三年喪恐非但行練禫亦可行也○長源問父在妻喪或云禮但云不禫而不言不練則禫固當廢而練不可不行也或云禮中雖無不練之文而旣言不禫則是言輕以見重之義今若不杖不禫而獨行練祀則是上不及於三年下不得爲朞年其不可行練明矣二說孰是先師曰旣不許杖禫則不成之爲三年之制十一月之練恐無意義當從乙說爲是○又問近

更思之禮中既無不練之文則設行練祭略具三年之體不杖不禫以示壓屈之意恐無所妨曰尊近說似合情禮更加考究使行禮之家不迷所從好矣案喪服適子爲妻在不杖章不杖而練禮無其文終似未安當更詳之

爲人後者練祥禫

通典宋何承天問婦人亡未周乃繼後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爲取出後日爲制服之始司馬操曰爲人後者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彼葬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詳本宗服章三年內立後條

○問解續問立後於三年之內則所後子當爲主喪而妻猶主祭以行祥禫於禮如何答祥祭妻不可主再朞日別設祭奠不用祝脫服而已無後子

則更制遠月以終三年而祥禫之祭擇日行之可也

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 見大祥章

追後聞訃者變除 開元禮兄弟各處異方父母喪各依聞喪日月而除之

成服後時者變除 朱子答曾無疑曰令兄喪期成服太晩固已失之於前然在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之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問解成服晩非聞喪晩之類也今或染疫未即成服者其除服不從成服日此恐違於朱子之訓也若不從成服日則是父母之喪或有未滿七八月而除之矣其可乎○明齋曰追後成服者成服旣遲

故至於練祥或從成服日而行之鄙意常以為喪出
時喪人既在側則與追後聞訃者義實不同特成服
差退而已二十七月先王定制不可過也似當以喪
出日為練祥○問雖有故不卽成服而被髮哭擗服
深衣行素已盡初喪節次以喪出日行練祥恐無不
可先師曰被髮哭泣深衣足以當行喪之節則持此
而可以行練祥何必追成於過時之後既已追成則
未滿月數而旋除果無慊於孝子之心乎或不幸而
過五六月或八九月又或在練月或在練月之後則
亦將旋成而旋除或未受服而直行練乎朱子答曾
無疑此當為處變者之三尺也然則其或不察而行

練於初朞則大祥之爲之也當如何曰是其旣往者固不可得以復追方來者猶可以善補昔宋寧宗初天子用深紗淺黃服羣臣已易月而無服朱子上劄以爲旣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當復用初喪之服失於前追於後君子之善補過者也亦不害爲雖加一日而猶賢焉者在斷然行之如何可

忌日別設祭

問練祥退行初朞日朱子許其別設祭奠以盡人情饌品一如殷祭告辭則日月不居奄及初朞下加成服後時退行常事謹以清酌庶羞少伸情理敢告二十字如何葛庵曰練祥之祭退行則初忌別設之祭只當略如朔望奠而豐其饌品一獻無

祝似爲得宜○南溪曰別奠時告辭似不可闕當曰今日當行小祥因孤子某成服最後勢將退行敢告蓋家禮祝重而告輕祝則具年月首尾別有措辭告則直告其事無他辭故也後日再朞雖行祭奠而無告辭至退行小祥大祥時祝辭當全用備要之文

久囚除服之節 先師曰所詢古無可據不敢臆說然此囚元無究竟遠或十年未可知愚意今人流竄者遇喪本家行練祥如儀而於謫中設位除服略倣此行變除之禮而在獄者哭而除之恐非大失也若以是日行練則仲哀代行而祝辭以孝子某身在縲絏不得將事使介弟某云云無妨否獄中非設位之地

故云哭而變除耳

久不葬者親以下除服 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疏主喪者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者不除也其餘謂朞以下至緦也主人旣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服麻各至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反服之也 ○通典晉夏侯嶷議曰婦喪旣周而未葬服當除否答云凡婦喪夫爲主主喪不變禮有明文徐邈曰按禮夫不應除卽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王虞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東晉徐靈期問曰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張憑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曰主人不除此

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今論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義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禮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旣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釋衰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反哭章反服其服者除服條大祥章三年而後葬條參攷

[illegible]有喪前喪小祥服其服

小記葬母亦服斬衰註虞祔各以其服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疏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反服父喪○先師曰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註除服謂祥祭之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又家禮有重喪而遭輕

喪其除之也亦服其服而除卒事反重服云云今練事之日以練衣巾葛絰行事而卒事反重服似合禮意（金有喪章重喪中制輕服條大祥章前喪大祥服其服條互攷）

父喪葬前遇母練祥

葛庵曰父喪葬前權停母祥固所當然但初朞之日不忍虛度則似當略設奠具一獻無祝如朔望之儀然父喪未葬不敢變服只以斬衰服卽位哭盡哀使輕服子弟代執奠獻似合事宜設奠時用肉亦似未安○問母喪祥期已至而父喪猶未襄奉祥日祭儀當如朔奠而無祝耶南溪曰依朔奠行禮時措辭告以因喪不得行祥之意

父葬後行母練祥

雜記三年之喪則旣顈其練祥皆

行註今之喪既服穎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疏此明前後喪俱是三年之喪後喪既穎之後其前喪練祭祥祭皆舉行之

○窩庵曰十一月練時似當前一日以罪逆不天奄遭先考喪今葬已畢明將代行練祀尤增罔極之意措辭告由翌日行祀時用家禮小祥祝辭如何既告辭之後自稱孤哀似無未安矣○先師曰久不葬練祭皆易月而此則恐或不然以廿九行練祀以後月行祥事如何

父在小祥與母之卒哭相値

南溪曰同日各行恐無妨案小祥恐當卜日退行

本生親喪前所後練祥

問解續問所後喪將練而遭所

生喪或謂所生初喪行練未安第以三年之喪既顈而練祥及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等語參詳練祭似不可退如何答所生之恩固重而已降爲朞服似不可以私情而廢當祭之祭雖曰遭喪未久情所未忍而其間亦無別樣可行節目今難徑情創改○先師曰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此言朞以下殯而祭也又曰三年之喪既顈練祥皆行此言並有三年之喪則葬而後祭也本生之恩雖重而壓於所後降從服朞之制則只得從昆弟既殯之禮若同宮則雖臣妾不許行祭蓋以吉凶不可相雜初不計服之重輕也今兩家同一室則在

所不論若異室而居則未可以同宮言

本生練祥與所後練祥同日 顧齋曰過所後父母祭祀後進去生家殯宮行變除之節似當

支子異居者祖父母殯後行其父母練祥當否 葛庵曰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又曰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註前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則後喪既葬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祭也今此雖非三年之服於亡靈爲重喪非昆弟喪之比退溪寒岡兩先生所論無乃爲是故耶〇更考禮經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註皆據三年而言雖祖父母朞喪之重亦不舉論以此觀之所居既非同

宮則旣殯而後行事恐不戾於禮意也若葬期遷延踰時引月則恐無練祥可畢之期此亦不可不慮也

宋通典賀氏云喪者不祭其義不但施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若然則恐當以前說爲正

練祥與先忌相値

問先行忌祀次行祥事南溪曰依公家行祀例差早始事使後祭在於質明之時無不可者○先師曰大小祥是大節主人方啼號罔極不可暇於他祀今人家或遇此以輕服子弟權行祖忌於別室蓋出於不得已也

所後喪中本生喪變除

退溪曰雖重服在身旣云除服則暫服變服而行之旣而反喪服不得不然也齊衰朞除服恐亦此同○問本生喪將除而遭[illegible]

則本生除服在成服後耶無時除服或嫌無端當待次月朔除之否明齋曰本生喪除服似當在所後喪成服之後恐無必待次月朔之義也○先師答申子長曰練事在所後葬後則事皆順便而今既不然從氏以苫塊垢墨之餘輒與向吉之祭恐未安不但除服一事爲難處也無已則待既葬而卒哭諧本生家哭而除衰服緇似或爲得禮之變也蓋同宮之喪葬而後祭今日之事固非同宮之喪然自從氏而言則殯既在宮固不忍行吉禮於凶時而其變衰服緇之節此例於葬而後祭恐未有大害也行練之日雖不敢與祭而別立門外以哭待行事畢入哭盡哀未知

如何盖不敢與祭以吉凶不可相襲旣祭之後則恐無不可也

父母喪中除朞功服

小記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註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朞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通典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爲周大功之服祥祭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以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爲小功則除之○問伯毋小祥以先考喪擇日退行孤哀之服當除於期而以此不得除除於追祭時歟南溪曰哀侍除服之節有難追遂者旣過小祥之月而更

欲追除則是以朞服而引之也如嫡子聞訃者必爲之退行正祭而其餘服人竝於初朞日除服乃是通例鄙意與此無異○問先妣功衰中亡妻十三月之祥變除之服何以綿緫禮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所謂除喪之服者乃卽吉之服也聖人非不知大喪未除之前遽襲除喪卽吉之服爲未安而誠以一年三時之喪亦係至親不可昧然有始而無終也密庵曰昔年有妻之喪也亦在親喪中當十三月而祥偶考問解有以親喪中行妻祥爲問者答曰以深衣中單衣孝巾行祭卒事反重服云云故只得倣而行之今因示意深愧考禮之不

詳也然沙溪亦近世知禮者前後答問如此者非一豈或以古今異宜而然耶○問並遭朞喪而有先後則先除者於其除服也當用黑帶卒事反後朞之服以示前朞之有終其他功緦之並遭者亦當如此否明齋曰並有喪服其除服亦前喪有終云云者謂除衰經而服禫服禫服卽所謂除服也若無除服之可服者則只當爲常時之所服無故則吉服爲常時之所服有他服則他服爲常時之所服然則並有朞功之喪者前喪旣除則當以後喪之服承之恐不當黑帶吉服也並有喪章重喪中制輕服條互攷

將行練祥禫遭朞功以下喪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

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疏兄弟殯而祭謂異宮者同宮雖臣妾猶待葬後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若喪柩即去則亦不待三月○劉氏曰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嘗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小功以下爲兄弟

○問觧續問父喪中遭妻喪殯於他所値父大祥主婦在殯祥祭似不可設行當俟葬妻後而月數若久禫祭不復行耶答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說推之妻喪雖重於兄弟而殯既異宮則父祥祭似當行之雖禫亦可行之按主婦之殯雖在他所恐不可以異宮論○問子喪在殯妻祥退行於葬後歟明齋曰祥祭退行無疑○密庵

曰毋喪將祭遭妻喪當祭與否雜記所云同宮之喪雖臣妾必葬而後祭者已盡之矣禮又曰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今以妻葬從期親祥遷就爲未安欲行親祥於其前無乃非禮意耶速就妻葬甚善此外杜撰不得也時祭章將祭遇喪條參攷

出後子不爲本生親練祥禫

葛庵曰爲本生親行練祥禫之疑蓋夫爲妻子爲父在母喪皆杖朞故有練祥禫之節所以重其事也若不杖朞則異於是自是降從朞制似不得更從此義而有練祥禫之制也

成人無後者無練祥

問解問若於朞後徹几筵則練祥之祭恐不可以小祥大祥名之其祝辭當書以初

朞再朞歟答只用忌祭祝文而不必言初朞再朞也○同春曰無後之喪卽徹几筵則不忍至三年則似過然若有奴僕可行三年則行之何可以一槩論哉○尤庵曰徹几筵據禮則當在於服盡之日而其慈氏至情不欲遽徹於三年之內則亦不宜强拂當諭之以禮不聽則任之而已○先師曰凡練祥之祭皆爲有三年者而設若無三年者則練祥之祭固無所於施朞親之服雖於練而除然祭不爲除喪則祭與除喪自是兩項事不可以除朞服而名之小祥也愚意當練祭之日設祭行事如忌日之儀祝曰奄及初朞而不曰小祥有朞服者除之至祥日則祝曰奄及

再期而以素服將事則庶或穩當

止朝夕哭

喪服傳疏練之後無朝夕哭○開元禮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

晨昏展拜几筵

問練後雖廢朝夕之哭晨昏展拜几筵似合情禮退溪曰至當至當○問解以朱子說觀之三年內有常侍之義朝夕參拜未知如何更詳之○尤庵曰禮子於平日晨昏之禮男子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據此則平日常侍不為昧然無節矣況練後無參拜之儀則是都無事故鄙意每以退溪說為合於情禮也○九思堂曰小祥後止朝夕哭而又無晨拜之節則朝夕都無事以拜代哭溪門所已許故

鄙家見行如此

練後無時哭 喪服傳旣練哭無時 疏練後惟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通典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或數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時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開元禮小祥之後哀至則哭

練後上食哭 退溪曰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存朝夕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哭亦漸殺也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今欲以己意行之亦恐未安○問練後止朝夕哭則上食與晨昏省墓似當止哭而三年之喪元無所事故從俗不能變如何寒岡曰此在孝子自酌其

情禮而行之○宋翼弼曰練後旣不罷上食則去其
哭未安三年內無不哭之奠與祭○未止朝夕哭之
日不以上食哭爲朝夕哭而必行朝夕之哭又行上
食之哭則今安敢用朝夕哭之文並罷上食之哭乎
○備要雖止朝夕哭至於上食則當有哭泣之節退
溪以爲不當哭可疑近世諸先生皆謂旣有祭奠則
不可不哭○旅軒曰上食哭並止之爲未安○眉叟
曰旣夕禮曰晝夜哭無時喪服傳旣虞朝一哭夕一
哭家禮小祥章止朝夕哭喪服傳又曰旣練哭無時
此常哭旣止而哀至則哭也三年之喪止朝夕哭則
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有時而伸其哀上食猶哭

則是常哭猶在而之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殺哀之管也○霽山曰小祥後上食哭沙溪說似合情節惟在參酌爲之耳案朝夕哭是殯宮晨昏哭也練而止所以哀殺哭殺也上食是古人下室象生之設而旣葬去之者也晉儀從簡設於靈座而後賢引而至於三年者從厚之意也與朝夕哭條例不同旣是從厚則恐不必蒙止朝夕哭之文○虞章葬後上食條參攷

練後晨昏哭墓

問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晨昏上塚哭臨此亦止乎退溪曰晨昏哭塚本爲非禮況輟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

父在母喪祥後徹几筵

通典唐盧履冰議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又曰祖父母安存子孫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朱子曰今禮几

筵必三年而除○問解宋子以廬履冰議爲善但不敢違時王之制家禮不著父在爲母朞亦此意也今國制既用古禮則今俗或祥後不徹几筵非矣○先師曰父在母喪及妻喪一周除靈不得終三年有先儒明文十三月祥後徹几筵恐無太遽之嫌然世俗或迫於至情有不然者未知此竟如何耳下條參看

父在母喪祥後上食

寒岡曰朞而徹靈古禮多言之故廬履冰以爲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橫渠所謂墨衰從事義起之言也朱子所謂三年而除據當時令甲而言也然鄙見張朱兩先生之言既如是則父在母喪祥禫既盡之後母之神主既別置一

處則仍上朝夕之食更訖一周而止或近於古禮
全今制庶無慊於孝子從厚之至情○旅軒曰祥後
上食乃權設也喪已除焉復何得有哭乎○眉叟曰
子爲母其服雖屈當不徹几筵以寓孝子加隆之意
可爲無憾上食朝夕之禮如故但無哭而已○問考
諸禮經及先儒說父在母喪祥後徹几筵祔廟云而
朱子曰卒哭後饋食雖非古禮禮疑從厚今當從朱
子從厚之意祥後奉主于別室終三年上食然後祔
廟如何南溪曰所示誠然第朱子之論統指卒哭後
上食而言且宋朝時王之制不論父之在否而服母
三年則固無怪乎此也然今國制子爲父在母喪杖

朞故沙溪欲據此以準儀禮之文者自是正禮此非
薄於母也尊在於父不得不爾今之盡三年上食者
情也非禮也惟在孝子擇而行之耳

朔望未除服者入會哭 寒岡曰所謂小祥後未除服者
豈必三年喪之謂也朞大功而聞喪晩則不妨其爲
未除服於小祥之後矣若諉以練後未除服者惟三
年喪而許令次子之歸其家則無乃未安乎○問未
除服者似指喪人而三年內几筵尚存喪人必當在
喪次何以曰會哭愚伏曰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
旣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觀此則家禮此
條無所疑矣問解愚伏說有證但稱服者似亦在其中矣

本生心制中月朔哭 問出后子本生喪心制之內月朔之哭若遠在則恐當設位而行之但在所后侍下則似當壓尊而不行如何明齋曰恐當如此

朞功親除服後相見之節 遭喪以來親戚之未相見者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敍拜○問或謂是喪人相見而哭淺意似是喪後應服朞者二人始相見於除服之後而哭以敍哀也如何明齋曰示意得之喪人與人相見大祥前雖他人猶哭以相見況親戚乎此則在所不言蓋謂死者之親戚雖服除與親同於死者相遇哭盡哀也

練後受吊 雜記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爲位而哭拜

踊疏不以殺禮而待新吊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心喪中受吊

旅軒曰若親切喪後初來欲拜几筵則心喪子弟泣謝可也○愚伏曰出爲人后朞後受吊一節在喪次時則哭而受不妨不在喪次則似無哭拜之禮○南溪曰父在母喪祥後受吊之節祭畢喪除亦可謂過時矣然子貢於夫子三年已畢猶相向哭焉况此屈情之制於其親舊而行之有何不可

舍外寢始食菜果

喪服傳已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註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疏食爲飼讀天子已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未得食肉飲酒何得平常時食專據米飯而言也○間傳父母之喪朞而小祥食菜果居堊室寢有席疏大

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大夫士謀家事疏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雜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註功衰齊斬之末也○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庶子爲大夫士旣練而歸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註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疏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小祥各歸其宮也若嫡子終喪在殯宮也庶子雖練各歸至忌日朔望則歸殯宮可也○備要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庶子爲大夫士者至小祥各歸其宮今朝夕上食三年不廢則庶子如嫡子

終喪在殯宮也

女子適人既練而歸 喪大記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

註歸謂歸夫家也 ○葉味道問賤婦喪母卒哭而歸繼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朞九月既葬而歸賀令反終其月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塡乎或在母家有所不便又如之何朱子曰補塡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

出后子既練而歸 愚伏曰既出爲人后則義重於此過朞之後似難仍守喪次必須歸侍所后之父惟朔望會哭於几筵庶乎彼此兩全不相妨奪

常變通攷卷之十九

喪禮十四

大祥

本註自喪至此不許閏凡二十五月○

再朞而大祥 士虞記又朞而大祥○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註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

十三月祥 雜記朞之喪十三月而祥 詳本宗服章父在爲母及爲妻條

卜日 本註只用第二忌日祭○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 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

惟言尸不吉日及擢者從小祥可知也
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

○書儀卜日如小祥禮

先十日朝暮哭

語類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疏食

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

本註皆如小祥

設次陳禫服

本註丈夫垂腳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未大祥間假以出謁者按未大祥之間只於出謁之時假著之至於大祥始常服也○宋時俗例未大祥間或服此服出以謁人此非禮者之所為也朱子以此服色微吉移為大祥之服也○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註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朝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既祭乃服素縞麻衣疏於夕為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於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

冠也祥因故服者謂明朝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以祭按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祈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禫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周禮屨人疏大祥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素屨素屨去飾無約繶純自赤舃以下夏用葛冬用皮素屨亦用葛與皮也○天官疏斬衰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約○案母喪齊衰亦包在其中

○小記除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註縞冠未純吉祭服也疏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王制疏縞白色生絹

○檀弓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註譏其早也疏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戴德變除云王藻縞冠素紕當用素爲纓而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按玉藻云玄冠綦組纓若綦組爲纓則當以玄色爲冠而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通典唐元陵儀註澡黑絶

幞頭大麻布衫白皮腰帶○書儀今世禫服黲紗幞頭皂布衫布裹角帶今從衆案縞白色纖白黑雜色是纖比縞爲向吉故古人祥而縞禫而纖其變自有漸而自孔疏始亂纖縞爲一色唐人用黲黑恐亦緣此而其意則實欲依古用縞也蓋孔氏釋詩素冠箋縞冠素紕之縞而曰間傳註云黑經白緯曰縞今考間傳素縞註無此文惟禫而纖註曰黑經白緯曰纖此其爲誤引明甚矣一字誤釋而遂使祥禫之服無別可勝歎哉○丘儀有官者用白布裹帽白布盤領袍布帶無官者用白布巾白布直領布帶○五禮儀白衣白笠白靴○問禫冠用玄草笠極未安五禮儀用白笠今欲黲布裹笠如何退溪曰玄草笠固未安五禮儀白笠之制不知自何時變而爲玄冠也○鶴峯曰以禮經諸說觀之大祥白衣冠三代之制也服黲黑絁唐制也宋

朝亦遵用故書儀家禮如此蓋從周之意也但素冠之制詩素冠篇以黑經白緯釋之何也祥冠果是黑經白緯則所謂禫而纖者何服也朝廷既申明白衣冠之制依而用之可也○西厓曰昔年有宰相申點建言於 經席定爲白笠白衣之制其時如奇高峯諸人以申言爲未合禮而縞之爲黑經白緯終不可知古書凡言縞者皆白色如漢人縞素三軍何有於黑經白緯雜記又云葬時史練冠註云縞冠此亦似指白色而言儀禮圖禫後纖冠註纖黑經白緯禫後冠色如此則禫前必彌凶以此觀之申君建白亦或有考而言也○冠既用白則衣亦當隨其色網巾亦

以白布疑得之○備要按雜記疏云云今徵此禮祥
祭著微吉之服祭訖反微凶之服禫祭著吉服祭訖
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祭後復常似合禮意○南溪曰
祥後網巾沙溪以爲白黑麤鬆雜造之然似駭俗恐
亦依笠衣白細布爲之○先師曰禫服用白自是三
代之禮而宋制用黲故家禮因之我朝五禮儀用白
作一時王之制故舉世遵行然用家禮者或用黲制
二者俱有可據若論黲白之可否則用白合於古而
宜於時故世之用白多而用黲者絶希耳

婦人禫服 本註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碧皂白爲衣
履金珠紅繡皆不可用(五禮儀同)○丘儀婦人用素衣履

○鶴峯曰家禮男子服𦄜故婦人之服如此而五禮儀於男子則從儀節婦人則從家禮彼此兩無所據

告遷于祠堂 祔新主告辭 移下吉祭章

備要維年號幾年歲次干支幾月干支朔幾日干支五代孫某敢昭告于顯五代祖考某官府君顯五代祖妣某封某氏高祖以下至祖妣列書茲以先考某官大祥已届禮當祔於顯曾祖考某官府君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丘氏曰若父在母先死則是父爲喪主惟祔于祖母之櫝待父死然後告遷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後母死其祝文曰玆以先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届禮當祔於先考餘同按父先亡母喪祥說依丘禮祔于考龕而後祫時合櫝爲宜蓋儀禮禫月吉祭猶未配以此推之母喪纔畢不可即與父合櫝明矣○或曰父雖先入廟母喪畢且祔於曾祖妣後祫時配

于父爲近古意更詳之○問解問雖母死祔父不行遞遷而並告祖先似不可已如何答並告祖先亦無妨○問父先亡母死入祔則有祝母先亡父死入祔則無告辭明齋曰妻祔於夫非夫祔於妻也然父入廟時安得不告於母其祝辭則當以大祥已届禮當入廟而祫祭未至姑同安一邊之意措辭可也○先師曰祥後行祔廟時告由當用沙溪說然鄙意祔祭時已告隮祔之由恐不必瀆告新主祔于祖考之傍祫祭改題時合櫝乃是禮意○祖禰異廟行祔祭於祖廟而禰廟全無告辭昧然納主亦似無端且依丘禮行之庶幾寡過

厥明行事 如小祥之儀

祝式 本註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士虞記大祥薦此祥事 勉齋黃氏曰卒哭章祭稱孝子孝孫大祥通用

父在母喪再朞祝 愚伏曰十三月之祝辭旣曰奄及大祥再朞祝辭大祥二字換以再朞無妨

大祥旅酬 曾子問孔子曰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不舉亦非禮也 疏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攝主行祥 問大祥祝子某下添入謹遣子某等字不寧下添入適嬰疾病違離几筵未獲躬奠冞增號慟等字耶退溪曰當依此行之但號慟之慟改作痛尤

切題主章攝主祝式小祥章攝主行練兩條參攷

祝奉神主入祠堂 本註 備要祝跪告曰請入于祠堂 主人以下哭從如祔之敍至祠堂前哭止○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從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註謂親過高祖則毁廟以昭穆遷之 從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 註廟殯宮 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宗人儐舉手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從敢告 註卒不奠幣將有事於新廟 君及祝再拜興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 註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毁易祖者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 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

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以次從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註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註房西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奉衣服者入門左升堂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從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反走辟如食間儐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衆有司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註東廂之位祝徹反位註西廂之位儐者曰遷廟事畢君出

廟門有司皆出乃曰擇日而祭焉 註所以安神 ○穀梁作
主壞廟疏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
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卽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
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云練而作主則易檐改
塗故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 勉齋黃氏曰既因練
而遷則必易檐改塗而後遷此疏乃謂壞廟在三年則失之矣○案勉齋說如此而朱子以壞廟在三年
之內疑其太速又與蔡說合更詳之○祔章祔畢主復條小祥章朞而小祥條互攷 ○楊氏曰
既祥徹几筵祔于祖父之廟所以未遷廟者正爲體
亡者尊敬祖考之意祖考未有祭告豈敢遽遷也況
禮辨昭穆孫必祔祖凡合祭時孫常祔祖今以新主
且祔於祖父之廟有何所疑

新主始安東壁吉祭後祧正位

朱子曰旣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祔于東邊西向祫畢然後遷○問解宋敬甫問先考祥後姑同安於先妣西向之位至祫祭設位則變爲南向之位否抑祭後還祠堂始爲南向之位否問于愚伏答云前一日告遷虛其東一龕以待新主翌日大祥祭畢奉安新主於本龕南向之坐次以先妣從入於禮爲順若欲依朱子晩年所論待祫祭後入廟則當權安新主於別所或仍留几筵至以祔之於先妣西向之坐則乃爲以尊從卑似無是禮云云幸乞指敎答朱子晩年與學者書祔與遷是兩項事旣祥而徹几筵祔于祖廟俟

合祭而遷用意宛轉不可違也以哀家言之姑安於
祠堂之東序以俟合祭似不失朱子之意旣安於東
序則不得不與先妣同安非謂以尊從卑也事勢然
也景任欲從朱子初年之論殊未妥當至於仍置几
筵權安別所尤不可從也吉祭時新主姑就祔位入
廟後奉安正龕恐當○葛庵曰朱子曰凡喪父爲主
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歲時祭之東廂又按
家禮會通胡氏曰先生內子之喪主只祔在祖妣之
傍由此觀之凡繼祖之宗或遭妻喪以其主祔祖妣
之傍歲時節祀奉主祭之東廂似無疑矣若以長房
奉高祖考妣則未知如何而可然禮有中一以上而

祔之文若推此義玄孫之婦祔之高祖妣之傍亦似無妨○問亡母祥後入祔于先考當以他椅祔于東邊西向之位否明齋曰祔母于考位則當以他椅祔至吉祭方合櫝

徹靈座斷杖棄之屛處

喪大記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疏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漫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張子曰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焚埋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毁之文惟杖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嘗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

也非是爲敬喪服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今人以爲嫌畱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問禮云斷杖無焚衰之文曲禮云祭服敝則焚之衰亦祭服也焚之似得或有據禮不當焚云者如何退溪曰某所疑亦如來諭但當焚之

葬前練祥則守主之 見小祥章

三年後葬練祥

小記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註旣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已祥則除不禫疏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爲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今旣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王肅曰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

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詳小祥章久不葬朞親以下除服條○孔叢子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朞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開元禮父母之喪若再周而後葬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卽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不可頓除故爲之漸以安孝子之心禫一月者從二十七月之數○問三年而後葬必再祭鄭註以爲只行練祥祭無禫朱子曰看見也是如此

葬後有故退行

金孝徵問亾弟再朞已過而寡嫂孤

姪俱遭癘未能參祭旅軒曰旣不得參行祥事則依
舊衰絰中人矣何可謂之祥事已過乎其勢在今不
得不用擇日行祥之古禮○問今旣擇日祝文仍用
家禮所載否抑措辭別告否曰當措辭先陳退行之
意然後仍用家禮之文○問解續問祥期在前歲十
月而闔家染痛不得行祭今將追行當依朱子說只
行祥而不行禫矣祥祭時當著何服若依今制用純
白則當於何時除之抑依古禮用微凶之服似宜於
兼祥禫之義答此等變禮難以臆斷當依朱子說只
行祥而不行禫矣但必旣祥而後方可脫衰脫衰之
後遽著微凶恐不可也蓋日月雖久而脫衰則始於

今撰之人情似不當遽變服謂兼祥禫之義也記三憂
以謂行祥也當用純白雖不禫而間月卽吉情禮方
安亦不違於從厚之意也○明齋曰開元禮有祥而
卽吉之文旦既以過時不得行禫則禫服終三月亦
爲過時之服妄意欲從同春說同春所謂微凶之服
者似指黲冠素服如忌祭服色之類耳上條參攷

父在母喪再期不可退行

先師曰此異於練祥復同
喪餘退行却似無義鄙家正有此事而癘氣圍匝萬
一不保欲就淨處行事不敢退行○記曰父母之喪
將祭有昆弟之喪殯而後祭同宮之喪雖臣妾必葬
而後祭今當以同宮異宮論行祭與否然今已經祥

禫一吾者之日便同忌祀朱子以忌者喪之餘祭似無嫌云云然當日行事無退行之節下父喪前値母再朞祥參攷

三年內立後追祥禫 見小祥章

主祭者未除服則不徹几筵

葛庵曰主祭之人當初成服旣晩計日月嘗數而爲變除之節則未經祥祭之前似當有朔望哀臨之所几筵恐未可遽撤也朱子曰其間忌日別設祭奠云云無遷主入廟之說且若無殯宮則所謂祥祭當在何處乎朝夕上食之節禮卒哭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而先儒且從俗存今未祥之前仍行朝夕上食意亦近厚○明齋曰三年內立後追服者若撤几筵則是追服三年之內都無事

也恐不可徹○追服喪者再朞後雖停上食几筵尚在則練前當有朝夕哭祥前當有月朔殷奠○先師曰喪中立後几筵徹否未有明文然立後承服將以奉筵几而練祥未行筵几遽徹則烏在其爲立後也夫几筵仍存與未練徹殯均之爲變節而仍存之未安恐不若遽徹之爲尤未安也近世先輩多主几筵終三年之說區區不敢外此而爲說本宗服章三年內立後條上食章立後追服再朞後几筵上食條互攷

先聞者先除後聞者後除

通典晉蔡謨之問徐野人云其兄知喪晚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縗衣否答曰旣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縗衣無所疑○宋子曰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
先後○問解問後滿者後除之時當別設祭否答朱
子以爲練祥之祭當計月日實數爲節其間忌日却
須別設祭奠然此嫡子爲祭庶子聞喪在後則變除
之節亦當計日月之數哭而不敢祭耳○尤庵曰語
類所謂先滿先除似當計月而不計日蓋古者祥事
卜日而行之遭喪聞訃同在一月之內則當於祥日
變除不必待聞訃之日○問遭親喪時老母及婦與
妹皆追後聞訃練時當後滿後除而但老母變服與
諸人有異只用庶子哭行之儀似歉情禮據愼齋之
說則直令滿月後擇日別設祥祭如是則是一朞再

祥也未知於禮無妨否明齋曰主人旣行練祥則只當依後滿後除之文待滿哭除而已恐無更設練祥之禮矣○追後聞訃者在月內則從主人變除於當日恐無妨與踰月聞訃者不同

追後聞訃者變除 見小祥章

成服後時者變除 見同上

忌日別設祭 見同上

久因除服之節 見同上

心喪服變除之節

通典晉蔡謨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答曰禫者喪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沉哀在心故謂之

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闕也晦日惟哭以寫哀而
已○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
年心喪有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詔使博士議有司
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卽吉故其間服
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祥禫變
除禮畢不應復有再禫以爲永制詔可○大明二年
有司奏故光祿大夫王偃喪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撿
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
盡從禮卽吉昔孝建二年國哀再周諸公主心禫素
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
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撿已爲定制元嘉季年

禍亂潑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
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宜依元嘉十九年
制釋素卽吉以爲永凖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皇
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註沈洙謂至親周斷加崇故
再周但重服不可頓除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
禫如父在爲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緣情有
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旣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
玄縗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爲王
逡所難何終之儀註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
以再周二十五月爲斷詔可○喪禮補編齊衰杖朞
二十七月吉服○西厓曰爲人後者大祥服色嘗見

朱子說夫於妻大祥祭雖已除服須素服如吊服可
也云以此推之雖禫後之人不當便用吉服以黑笠
素服終月數恐合宜○問解禮有禫後踰月而行吉
祭服吉之文再朞後踰月而服吉可也○問解續問
父在母喪心喪之服當除於何時耶答旣曰心本非
服也何變除之有若除於再朞則心制果盡於再朞
乎禮月丁日猶之可也而終不若待吉祭之期而復
常無事於變除而自爲變除之爲當也大槩孝子歷
屈不得盡三年之制而只欲盡己之心而已初無受
服之節寧有變除之節無於禮而別爲節目恐未得
中也○南溪曰心喪本非如斬齊功緦之服然分節

度不必有變除之節當以二十七月禫祭爲準矣○柳叔文問愼齋有心喪服吉祭時除之之說然亦有窒礙難通處今之心喪服卽古之禫服也如使今之行禫者爲黲服緇巾之制則出繼子與在家兄弟禫服無別而又引而至於吉祭則在家兄弟已於禫祭卽吉而出繼子乃反仍服緇笠緇帶尤爲差舛且以父在母喪言之再朞之後旣無禫事又無吉祭則心喪服不除於再朞而將於何時除之耶先師曰心喪除服今俗例於祥祭之日而區區每有疑焉大抵出繼子嫌於二本父在母喪嫌於二尊不得不降屈其服而聖人許心制之喪以伸孝子之情夫親喪之二

十七月自鄭氏以來未之或改也旣許其伸則引而
至於禫月無所於嫌而符於從厚之義亦何爲而不
可哉黲冠緇帶特以表心喪之貌今在家兄弟方白
笠布帶以居禫制而出繼者遽以吉冠吉服自居則
惡在其爲申喪之義也且不敢與在家者無別而黲
白逈異則壓降之義隱然流行而無所嫌矣無害於
禮而實愜於情則所謂猶加一日賢乎已者但愼獨
吉祭除之之論終有所礙儘有如來諭所疑者且今
人往往不能卽行吉祭則是過時而有不除也鄙意
兄弟有行禫者則同時而從吉惟父在母喪未知當
除於何日然沙溪說承重孫遭私喪不禫諸叔父以

當禫日除之云云夫卜禫先近日則上旬之或丁或亥爲當禫之日惟在商量行之耳○答長源曰心喪除服之節只據從厚之義無甚顯證近得通典數條宋大明二年有司奏孝建二年二月諸公主心喪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又王儉古今集記心制終二十七月據此二段區區妄論或不至大悖否○答李學甫曰心喪除制鄙意凡卜禫先近日不吉而後及中下旬則禫固是上旬之祭故意或於是日除之至如翼月初吉之云恐不然以月計者雖一兩日亦充一月之算今必盡滿三十日而除於後月則是心喪之爲之也加於三年之喪者

矣情固可盡而禮則有踰恐非禮意也

主祭者服除後猶主祥禫

問妻喪踰朞主祭宗子曰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吊服及忌日之服可也○問古者父在爲母朞夫爲妻朞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子爲母齊衰三年則夫爲妻大祥之日乃子爲母小祥之祭矣至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爲祭主其辭曰夫某爲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爲介子之禮不識可否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卽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吊服以祭但改其祝辭亦

不必言爲子而祭也○問父主子喪練已除服則祥禫誰可主之尤庵曰凡喪父在父爲主父雖除服祥禫諸祭父仍主之禮也

並有喪前喪大祥服其服

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註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疏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盖以變除事大故也○問解問疊遭親喪者前喪大祥之祭著白笠白衣網巾白帶卒事之後還著後喪衰服旋吉旋凶有所未安雜記云云所謂除服若如家禮所謂丈夫黲紗幞頭黲布衫婦人鵝黃靑碧皁白爲衣履之類則比今俗所著尤爲向吉未知如何答前喪大祥之祭

服其喪服入哭後服大祥服祭畢還後喪之服可也雖於緦功之輕服亦暫釋重服而服其服況於此乎且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乎嚴陵方氏曰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尤庵曰祥祭畢奉神主入廟後反服後喪之服○葛庵曰按禮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云云以此觀之前喪服闋之日當以禫服行事有何嫌壓之疑乎○密庵曰後喪喪內除前喪例著布直領白布笠何必用平凉子卒事卽反喪服然謝賓如不可已則暫行亦何妨小祥章前喪小祥服其服條互攷

旅軒曰禮有喪三年不祭之文則

父初喪忌祀不當行矣但母喪再朞則異於他忌不可全然無事當於其日略備祭需殺禮行奠祭主自不可與其事令輕服子弟常服行之無祝如何

本生喪前所後練祥 見小祥章

本生練祥與所後練祥同日 見同上

支孫異居者祖父母殯後行其父母練祥當否 見同上

練祥與先忌相値 見同上

將行練祥遇朞功以下喪 見同上

出後子不爲本生祥 見同上

成人無後無祥禫 見同上

祥後朔望奠 退溪曰大祥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其亦漸殺之序所當然也依家禮本文祥畢主入于廟則素行朔望者合行於廟素不行者請出當奠之主於正寢而行之可也○問解續祔廟後朔望不宜別設且不可廟中而哭也若支子而奉安於別所者哭而行事矣○問祥後新主祔廟則禫前朔望不得有門內之哭情禮似缺若權奉於靈座故處禫後入廟則於禮意無所妨否禫前謁墓則亦可哭拜而晨昏亦可謁廟否明齋曰祥後入廟一節鄙家曾依禮行之而拯則只奉禰廟故哭而行事矣若有先代神位則何可行哭於廟中耶今若以孝子哭泣一節而不

爲入廟則自我變禮徑情直行不亦未安耶至於墓前則與廟異古人如張南軒常時省墓亦哭禫前哭墓恐非禮文之所禁也禫前晨昏謁廟則無見於禮者而先人曾行之故鄙家則遵行未知如何○問祥後奉主入廟則朔望依禮行參於廟中退與一家上下會于几筵故處哭盡哀似爲稍愜於情理未知如何曰賢孝獨行雖或出於禮文之外而至於立定節目則近於義起實有汰哉之懼惟在哀考據而行之耳○先師曰大祥後主旣入廟若從前告朔於廟則無難處徒以新主之故行朔望於廟禫後卽止則事涉無端今人家多有請主而行於前殯鄙家前日亦

從俗行之

祥禫後受弔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註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疏不當縞者謂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吉服此禫前反服素縞麻衣也○豊巖雜識此似指並有喪者而言此所謂縞即縞素麻衣也蓋並有喪者後喪未除而行前喪祥祭則祭時固當著朝服縞冠而祭訖又著著縞素麻衣以備變除之節然後乃反喪服也子游之意不從祭時爲言而必曰既祥者蓋喪人以此一節與方祭時有間而略之故特言之耳其曰不當縞者言後喪或纁或練不當服縞素麻衣也此意極明白註說迂晦難通不可從也○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問解續

禫前有弔者親舊始見哀至而哭與祥前何異○尤庵曰祥後禫前猶以衰人自處人之弔之與已之受之也又何疑乎然几筵既徹無可受之處只當以將軍文子無於禮之禮處之耶○先師曰祥後親戚之未相見者固當哭而敍拜泛然賓客只當依將軍文子享寒岡亦有是說然古今異宜似不可待于廟恐當於殯處耳

縞冠素紕麻衣

玉藻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註紕緣邊也 疏紕緣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祥祭縞冠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

間傳又朞而大祥素縞麻衣 註素縞者縞冠素紕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

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疏二十五月大祥祭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雜記朝服十五升大祥之祭旣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𪎭細當與朝服同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有采緣則謂之深衣若緣以素則曰長衣緣以布則曰麻衣

始飮酒食肉復寢

飮酒食肉移下禫章復寢移下吉祭章

有醯醬居復寢

間傳大祥有醯醬居復寢檀弓疏復寢殯宮之寢○喪大記疏問傳旣祥復寢與吉祭復寢不同○通典崔凱云祥居外寢平常所聽外寢事也○陳安卿問大祥次月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鎭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朱子曰不哭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

則食之不避粱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旣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黲堊彈琴

喪大記旣祥黲堊 註黲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黲牆謂之堊疏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 ○祥而外無哭者 詳居喪雜儀章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 註鼓素琴始存樂也疏大祥之日得鼓素琴教民哀有終極也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旣禫之後 ○曲禮喪復常讀樂章 疏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禫後宜讀之事須豫習故皆許讀之 ○雜記親喪外除 註日月已竟哀未忘 ○檀弓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註哀未忘也十日踰月且異旬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疏先彈琴後笙歌者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

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註爲當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稀抑子路以善彼子路出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疏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然時人皆廢而此獨能行何須笑之

禫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 本註間一月也○士虞記中月而禫註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檀弓疏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又文公二年冬公

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而左氏
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
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
樂復平常鄭必以爲二十七月禫者雜記云父在爲
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
月豈容三年之喪而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
不伸故延禫月其爲妻當亦不伸祥禫異月乎若以
中月而禫爲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
乎按小記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中年考校皆以中
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爲間隔一月也下云祥
而縞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
各自爲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
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昏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
譏其喪娶魯人朝祥暮歌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
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獻子禫縣之屬皆濾省
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
八月即此是月禫徙月樂是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
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
遭喪則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三年如王
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

朞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爾以月中而禫按曲禮喪事先遠月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變除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似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義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其祝辭猶不稱以某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朱子曰看來當如王肅說於是月禫從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而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十五月禫

喪服疏母之與父恩愛本同爲父所壓屈而至朞是以雖屈猶伸杖禫也妻雖義合爲夫斬衰爲妻報以禫杖詳本宗服章父在爲母爲妻兩條○雜記朞之喪十五月而禫詳上同○小記爲母妻禫

本註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禫計閏當否

通典齊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開元禮凡三年及周喪不數閏禫則數之○張子曰三年之喪禫閏月亦筭之○問解問大小祥以年數則不計閏宜矣禫則本當在祥月之中雖從鄭氏間一月之說猶是以月數則禫之不計閏無據答家禮所謂不計閏者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也張子說似分

曉○問閏月行禫明齋曰禫祭鄭氏張子備要問解明以計閏爲是此則可無疑矣昨偶見春秋傳有所疑蓋春秋傳以閏月葬爲非禮豈以葬亦以月數者計閏則可而行事則不可耶然則禫祭亦與葬無異若七月爲祥月則間閏七月而行禫於八月無可疑而此當行祭於閏月故有此疑幸考見春秋傳春秋閏月凡三出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襄公二十八年閏十有二月天王崩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而又求得閏月行祭之說如何若不得則寧退行於八月上丁行吉祭於中丁爲無憾矣如何○愚思之胡傳以閏月葬爲非禮者似非以葬爲非禮也蓋公羊則以數閏爲是穀梁則以數閏爲非胡氏從穀梁也若

然則自與數閏之說不同今當從數閏之說則閏月行祭非所疑也前日妄疑可謂錯矣禫之間兩月實爲未安○問閏月之葬傳有所識則所謂中間計閏則可而閏月行事則不可者也然葬則雖棄閏而更有正月禫則棄閏便爲過時彼此曲折自有不同又家禮小祥條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大祥條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禫條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練祥禫皆以不計閏結之以文勢言之禫不計閏似是家禮之旨而問解曰家禮所謂不計閏者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也夫禫月計閏若是家禮之意則二祥已明言其不計閏矣於

此因上文而復言其所已言者何歟以二祥言之則似爲重複以禫言之則亦近贅剩統言之說終不覺其曉然蓋計閏一款沙溪據鄭張兩說然橫渠沙溪之論又豈若朱子之尤爲可法耶但禮意當計閏而不計則是行禫於過時不禫之月不當計閏而計之則是經卒喪祭於二十七月之前而同爲非禮之歸矣曰備要先載語類王肅之說則言禫本在祥月之中而不可拖引之義也言中月則可見禫是數月之物也以義理言之恐無可疑小祥大祥禫皆以不計閏結之以篤信家禮者守此文而爲執則誠難以塞其說然若如庸學章句之一字不可增損者則誠不

容以他說問之也惟是家禮爲未及修正之書故後來多有變通者所以有備要問解之說而其文義活看則亦無可疑者也閏兩月過時之說若使守家禮此文者言之則必以爲閏月與無月同不可謂兩月不可謂過時也此亦難以塞其說而只是事理不如此耳然不敢質言也○先師曰鄭康成以爲以月計者數閏張子曰三年之喪禮閏亦筭之家禮有自喪至禫不計閏二十七月之文而沙溪以爲此泛言三年喪不計閏非專指禫而言據此恐當計閏近來人家多用此說小祥章不計閏條互攷

爲承重禫

問爲祖母承重禫否朱子曰旣承重則便

與父母一般

爲長子禫 小記爲長子禫○愚伏曰父在爲長子只
服朞年不用此禮

妻爲夫禫 小記疏妻爲夫亦禫

前一月下旬卜日 本註下旬之首擇來月三旬各一
日或丁或亥設卓子于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环珓
盤子于其上西向主人禫服西向衆主人次之少退
北上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主人
炷香薰珓丘儀主人將环珓香煙上薰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
來月某日祇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尚享卽以珓
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爲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

吉則用下旬之日主人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主人焚香祝執辭立於主人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主人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若不得吉則不用卜既得吉一句○曲禮吉事先近日士虞禮疏大祥之祭仍從喪事先用遠日下旬爲之禫則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詳時祭章卜日條○問小祥陳練服註爲妻者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然則此祭十五月晦日行之乎牛溪曰盡十五月而除者恐未必然禫既卜日豈必待盡其月而除乎當依禮經卜日祭之而盡其月不服華盛

之衣似可

厥明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 本註設神位於靈座

故處他如大祥之儀

禫祭服 雜記註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旣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疏釋禫之禮是變除禮也黃裳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旣祭乃服禫服者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通典唐元陵儀註細火麻衫腰帶黑鞓幞頭○書儀不設服鶴峯曰或云家禮不著服色此乃仍禫服之明驗若如此說則小祥而受練大祥而受禫皆自凶而向吉何獨於禫不易服乎○補註禫祭不言設次陳服蓋小祥易練服大祥易禫服禫祭疑亦吉服間傳所謂禫而纖無所不佩

是也厥明又卜日祫祭於禮畢矣○退溪曰禫日變服禮之大節目嘗觀禮經自禫卽吉其間變服之節殆有五六周禮文繁乃如此後世固未可一一從之今若以尙有哭泣之文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素服而祭○問禫祭之服家禮旣無所云儀節只云主人以下俱素服詣祠堂而更無易服之儀今俗例以吉服如大小祥陳服易服之節如何曰不依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時吉服著在何日○問禫祭吉服未安於哭泣且從丘氏素服行之後卽吉如何寒岡曰丘氏之意未詳儀禮禫祭所服許以玄衣黃裳則古人亦不用素服矣○問禫祭服當用何色曰

禫祭服似是黑笠黑團領黑絛帶○備要設次陳吉服○問解或者言禫祭有哭泣之節不可遽著純吉之服而以雜記間傳見之則祥祭著微吉之服祭訖反服微凶之服禫祭著純吉之服祭訖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祭無所不佩也或者禫祭不可遽著純吉之說不可從也○禫乃吉祭不可不服吉三年喪畢孝子有悲哀之心則雖著吉哭泣似不悖於情禮矣○問禫用吉服祭訖著麤黑笠以倣古之縿冠至吉祭始著純吉何如答無妨

心喪服色

張子曰父在爲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

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喪禮補編齊衰杖朞禫後白衣黲笠黲帶○退溪答金而精曰來示引五禮儀大祥後白衣白笠白帶之說因以推之於爲母心喪之服亦欲以白衣冠帶行之然家禮禫服用黲心喪當用家禮之禫服以循世俗之成例就義裁之中而申仁愛之情用意宛轉無有不盡之憾矣按古無心喪服色雖通典有心禫素衣之文然白衣白笠白帶即古祥而縞之制也黲笠黲帶即古禫而纖之意也心喪在禫後則當倣禫而纖之意而不當反用祥而縞之制也蓋古人禫而纖以至吉祭今心制用黲彼得此意而但有久近之異耳○小祥章爲本生父母心喪服色條互攷

[illegible]

如大祥之儀○本註但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

丘儀焚香跪告曰孝子某將祇薦禫事敢請先考神主出就正寢再拜

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問禫祭在祔廟之後似與常侍之義不符而亦無參神敢用仰稟退溪曰豈以禫亦吉之餘故耶

祝式

本註改大祥爲禫祭祥事爲禫事○丘儀孤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神主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問解續問家禮禫祭祝辭似泛欲用儀節祝辭去孤子而曰孝子又去神主二字耶且出主時家禮無告辭儀節有之蓋三年內祭於几筵則宜無出主告辭至於禫祭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則似不可無告辭依丘氏用之亦或不妨耶答自稱孝子去神主二字爲當告辭依儀節用之無妨○案儀節自稱以後稱孝與家禮同此出主告辭亦稱孝子則孤字爲字誤無疑

癘疫時避行禫

問將行禫事而家裏癘疫熾發不可行祀則於墓行之如何寒岡曰奉主出避則行事於避寓處不然則設紙牓行之祭於墓前則甚害於理○先師曰主人避痘在外而未及奉殯移寓則使衆主人行禫於家而以宗子名告宗子則於近地潔處哭而除服恐或為無於禮之禮耶

喪中無禫

問解禫吉祭也喪中不可行所謂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據朱子說不可追行亦明矣○問斬衰小祥後有母喪則至斬衰禫月服禫行祭後服母服似合情禮而或以為且待齊衰禫月方並行斬衰之禫此說然否存齋曰禫本為澹澹平安之意且

是導吉之漸齊衰三年內行之未安況禮所謂服其除服者只言練祥不言禫則禮家之意可知且禮云三年而葬者必再祭註云祥、而除不禫以此言之退行禫祭於母喪之後亦似未安○先師曰先輩不許服中行禫蓋指父有三年之喪而言亦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之意也先儒或有言其可行者而鄙意終覺未安蓋禫與練祥有間今身帶三年之服而遽取澹澹卒安之義無乃或涉於未安否

過時不禫 小記三年而後葬註已祥則除不禫疏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詳大祥章三年而後葬條○開元禮父母之喪若再周而葬祥而卽吉無復禫詳上同○南溪曰或因喪故

行大祥於禫月則更無行禫之義○問以子喪在殯退行祥祭則當以行祭之月計其月數而行禫不可謂過時歟明齋曰三年之喪則二十七月爲禫時爲妻及父在爲母則十五月爲禫時過此時不得行禫今新喪之葬若在七月則當依時八月行禫不可待問一月也若閏一月則爲九月而過時矣若新喪之葬在八月則恐當只有祥而無復禫矣○問禫月不禫則除禫服言當在何時歟曰當遵問解設位哭除之文

禫月行祥禫不禫

尤庵曰禫月已過則仍不禫而復常禫月猶未過則雖與祥同月亦可行之蓋古禮則

祥禫自同一月矣○明齋曰大祥擇日退行而若當
禫之月則當以禫服行事其月中又擇日行禫○錦
水記聞問追行之祥適當二十七月之期則且依中
月而禫之意上旬行大祥中旬行禫似無不可曰鄭
康成以後皆以中月爲間一月則今不可以祥月之
中行之且所謂中月者本指二十五月今於二十七
月亦用此例是自我杜撰也毋寧傚過時不禫之文
之爲寡過也曰然則行祥之日卽爲吉服乎曰不然
雖朞功之喪猶不可卽日純吉况於三年之喪乎○
問退行大祥而與禫偶同則行祥於是月而禫於月
中以應古者月中之制不亦爲從厚乎先師曰此王

肅說也而朱子是之則從之固好但練而祔孔子旣善殷而朱子以虞卒哭皆用周禮而祔獨行殷爲未安今練祥禫之異月而祭尚矣開元禮未再周葬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以終二十七月之數再周而葬者祥而卽吉無復禫假如二十五月葬則二十六月練二十七月祥可以行禫於月中而猶不許與其創起而犯汰哉之譏恐不若守經信古之爲寡過也上二條及大祥章三年而後葬條及追行祥祭諸條參攷

追後成服者有禫無禫之辨

問追後成服禫月之期已過於祥祭之前禮曰過時不擧又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疏曰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以此義推之則似不可行禫如何龍岡曰成服旣在於遭喪數

月之後則練祥禫節次自當計成服後月日實數一例行之更何所疑齊斬服未成之前則雖過數月之久豈可並計於二十七月之實數乎禮所謂過時不舉及三年後葬者必再祭云者是皆齊斬月數滿足已過可除之時故必再祭而不禫似不可援彼而證此也○先師答洪幼淸曰成服退行固鄕俗之未失也然練祥之行不得不計日月實數此本於朱子而亦只論練祥不及於禫故近世遭此變者皆有祥而無禫蓋練祥可追行而禫不可過二十七月也來喩以爲無漸殺漸吉之義此固然也然鄭氏過再周而葬者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祥祥而卽吉無復禫矣

亦不以無漸殺爲嫌未知如何案此似以哭辨行喪哀情已敍之故而若聞喪晩稅服及三年內立後追服者恐不在此例

婦人不參禫祭者除服

問婦人在他所不得參祭則禫事之日脫服亦似有節次寒岡曰似當哭而脫服

爲慈母禫不禫

小記疏慈母亦宜禫也而庶子在父之室爲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

爲出母禫不禫

檀弓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陳氏曰出母無禫朞可無哭矣○詳三父八母服章○通典晉賀循云出母服在杖條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詳上同○吳徐整問出妻之子爲其母當有禫否射慈曰變除至室及禫如親子○開元禮出妻

之子爲母禫

爲嫁母禫 開元禮父卒母嫁禫

爲繼母嫁從禫 喪服疏父卒繼母嫁者子爲之一朞得伸禫杖

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 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註妾子父在厭也王肅曰士庶子○問小記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然以賀循所論杖廬必禫之文觀之行之亦無妨否若不禫則祥後當卽著吉服耶明齋曰不禫似當祥後亦當以微凶之服終其月數蓋禮禫後猶著微凶之服況此不禫者耶

適子父在爲妻不禫 小記疏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

不杖不杖則不禫條詳下

宗子母在爲妻禫

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 註 宗子之妻尊也 疏 此一節論宗子母在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在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壓其得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杖章壽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則有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後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壓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壓其適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壓故特明得禫也○案此疏多脫誤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爲恐謂字之誤嫌畏

宗子尊壓其得喪一本作畏宗子下疑脫母字得疑禫字之誤其意謂恐宗子之母尊壓其禫故特言之云耳杖有不禫禫有不杖下句疑亦是杖有不禫蓋重擧以明之耳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杖亦禫字之誤所以明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杖而不禫惟百世不遷之宗子得爲妻禫也

小宗子母在爲妻不禫

小記疏宗子母在爲妻禫則有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詳上條○密庵曰按雜記曰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註曰父在爲母也喪服疏曰爲妻亦伸又按小記曰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曰庶子父在爲妻以杖即位尋常以爲有杖必有禫故每於夫之爲妻謂當一例行禫偶撿儀禮禫章引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曰宗子之妻尊也賈疏引賀瑒賀循之言而

斷之曰杖有不禫者非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宗子母在爲妻禫則有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並不得禫云云禮意精密不可一毫蹉過如此

庶子父母在爲妻杖通禫　小記疏賀循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是杖有不禫者也詳宗子母在爲妻禫條

適子追服未禫前不可設祭　南溪曰適子追服行禫之期未至而在家兄弟爲已變除別設祭奠似非禮意

承重者無禫諸叔父除服之節 問解問承重孫將行祖父禫又遭母喪諸叔父當何時脫服耶答喪中既不可行禫過時又不可追行諸父設位哭除恐當○葛庵曰諸婦次子禫月旣準之後除服卽吉在禮當如此但主喪者未及行禫則只設位哭除爲宜○顧齋曰介子設位哭除而已祭則恐不敢擅行

主喪不禫其子除服 問解問重喪在身妻禫固可廢也但其子以父不主祭已亦廢母之禫乎抑自攝其祭而除服乎答其子只設位哭除其父則依過時不禫之禮

主喪者服除後遇主禫祭 見大祥章

並有喪禫祭先後

問父喪未踰月而遭祖母喪禫亦在一月未知上丁行祖母禫而行父禫於亥日耶或日一月之內先行祖母禫後行父禫如何寒岡曰若同堂偕祭則何如不然先卜日行先喪之禫次卜日行後喪之禫○先師曰兩禫同月一日並設似無害然虞祭並有喪皆異日而祭朱子曰同日同祭何害而其法俱在不可違也今兩禫恐不可一時並擧也

本生喪中行所後禫

問將行禫事而方持本生齊衰服吉行事有所未安而情以義屈則不可以朞服廢三年之禫歟明齋曰並有喪除喪亦服除服則服吉行事恐無可疑禮之所限情有不得伸者皆此類也

○葛庵曰服吉服以行禫事卒事服本生朞喪之服似無可疑○先師曰喪中不可行禫指並有父母喪而言本生喪既以朞制斷之矣恐不可廢○行禫時著吉服以除服卒事當反本生之服豈必待終其日耶

身有重喪不可參禫祭

問解問所後喪中不可參所生親禫祭耶答禫吉祭也身有重喪不可參也案祭雖不參亦當於外位伏哭除縗反重服○問聞親喪於數三月之後始爲舉哭其成服固後於在家兄弟在家兄弟行禫追服者不可參祭否答追服之人不可參吉祭

婦人本親喪中行姑禫

問婦於姑喪中遭本親喪若

夫亡無他主人而身當其室則其姑禫事如何南溪曰依禮行之

將行禫遇喪 見小祥章

禫祭遇國忌 退溪曰國忌之避不避無所考據竊恐禫古卜日以祭其無恒定日可知退行亥日其或可乎○牛溪曰禫是喪之餘也哭泣行事雖値國忌何不可行之有

父老不禫 見大祥章心喪服變除條

出後子不爲本生禫 見小祥章

出嫁女不爲本親禫 問女子嫁爲父母禫否朱子曰父在爲母禫只是主男子而言

禫後服色

問傳禫而纖 註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纖或作綅疏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旣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 ○問禫訖著纖冠素端則帶亦用白否沙溪謂禫後著白帶過矣云云愚伏曰沙溪答是

飮酒食肉

問傳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註先飮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疏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所聞異也 ○問比者祥祭止用再忌雖衣服不得不易惟酒食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朱子曰踰月是 ○問司馬溫公云禫而飮酒食肉其下曰大祥之前皆未可飮酒食肉二說不同而載乎小學何也退溪曰此事家禮已有兩說然中月而禫本謂大祥月中

自鄭玄訓中爲間之後遂爲二十七月而禫朱子以王肅說爲得禮本意故家禮大祥後飮酒食肉而禫從鄭說禮疑從厚故也其後丘氏禮移飮酒食肉於禫後故今人以是通行皆是從厚之意耳禮之本則只以孔門彈琴一事觀之可知王肅非誤也○輯覽按古禮祥月便禫故雖有分言祥禫之祭而例以祥包禫而言故禮曰孔子旣祥五日彈琴十日成笙歌魯人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以爲責人已甚祭又曰踰月則善也今家禮大祥後飮酒食肉復寢之文止因喪大記之文而大記之文亦包禫而言之者也此等處當活看可也若以爲朱子之意必於祥

日飮酒食肉復寢云則恐滯泥而不通也○備要此條家禮在大祥下今依古禮及儀節移于此

禫而牀從御樂作　間傳禫而牀○喪大記禫而從御註從御御婦人也○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詳居喪雜儀章○檀弓是月禫徙月樂疏既禫徙月而樂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註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疏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樂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後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

常變通攷卷之二十

改通鑑部

十